



施元辉译文精选

女富翁的遗产

高木彬光 著
施元辉 译



施元辉译文精选

女富翁的遗产

高木彬光 著
施元辉 译

作者简介

高木彬光（1920 年～1995 年），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与江戸川乱步、佐野洋、森村诚一和横沟正史并称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主要作品有《破戒裁判》《检察官雾岛三郎》《零的蜜月》等；1948 年发表处女作《刺青杀人事件》，小说构思新颖，手法独特，一炮打响后走上专业作家道路；1961 年发表了代表作《破戒裁判》，开拓了推理小说在法律题材上的新领域，小说塑造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律师，歌颂了人道主义精神；另一部小说《能面杀人事件》获日本推理作家俱乐部奖。高木彬光一共写了 60 多部推理小说，如《鬼面谋杀案》《女富翁的遗产》等，深受广大侦探小说爱好者的欢迎。

高木彬光作品的特点：富有敏锐的观察力，运用侦探题材，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从侧面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领域中，塑造了检察官、律师、法医、警官等鲜明形象，他们甘于与上层斗争，不徇私情，以正克邪；叙述细腻生动，作品有很强的逻辑性，文笔活泼，结构严密。

序

张 炯

《施元辉译文精选》即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界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施元辉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也是隶籍福建福安的同乡。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的翻译家、散文家。他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曾任我国驻日本领事并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先后翻译了当代日本作家的作品十多部。其中既有儿童文学作品，更多是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推理小说。他还出版过自己创作的散文集。他精选的译作共三百多万字，这次结集出版，编为十卷，可谓皇皇巨著！

中日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汉唐，渊远而流长。特别是唐宋以后，日本曾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华，鉴真和尚携带许多书籍并率领大批工匠赴日，使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于日本。历代日本天皇多酷爱中国文化，也多方搜购中华书籍。所以，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白土吾夫先生曾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文化多来自中国”。而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学习西方，自此我国也多有留学生到东瀛学习。我国新文学的兴起，大多得益于通过日本而吸取和借鉴了许多欧美等国的文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以及周扬、胡风等都先后去过日本，并从日文翻译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作品。

施元辉翻译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和推理小说应非偶然，当今我们从日本动画中就可窥见日本儿童文学的发达。儿童是

人类的未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已为世界各国所高度重视。日本最初的推理小说借鉴过中国明清的公案小说，后来才受到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影响，并发展为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小说品种。这种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悬念，而层层推理在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同时又能培养读者的智慧，它之广受读者的欢迎是很自然的。

我国翻译外国小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那时译界的名人严复和林纾都是福建人。康有为曾有诗称：“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译学术名著，林译欧美小说。林纾先后译有外国文学作品达 180 余种，其中不乏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滑铁卢血战余腥记》《迦茵小传》《鲁滨孙漂流记》《伊索寓言》等，林纾不会外语，与人合作，别人口述，他以文言译之。后来鲁迅、周作人也曾用文言译《域外小说集》。那时译家蜂起，据阿英《晚清戏剧小说目》统计，翻译小说从 1882 年至 1913 年计有 682 种，可见翻译小说之盛况，而侦探小说居然占一半以上，说明这类小说受欢迎由来已久。

施元辉翻译的日本小说也不乏名家之作，如井上靖的《红庄的悲剧》、松本清张的《跟踪》、高木彬光的《零的蜜月》、草野唯雄的《复制的脸形》、江户川乱步的《奇面城的秘密》、森村诚一的《恶梦的设计者》等，差不多遍及日本当代推理小说的各流派。他翻译的《恶梦的设计者》《零的蜜月》等作品多次再版，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和广播小说。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的名著《女人的勋章》以及日本儿童文学鼻祖小川未明的《红蜡烛与人鱼姑娘》和滨田广介的《黄金的稻穗》等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他自己写过小说和散文，他的译笔忠实于原文，流畅、生动、简洁、富于色彩。严

复当年曾提出并实践译作的“信、达、雅”的要求。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可以说，施元辉的译文做到了“信、达、雅”的要求。严复、林纾当年以文言来译，要做到“达”很难。而施元辉以现代汉语——白话来译，普通读者读起来是毫无障碍的。他翻译的作品曾得到著名日语翻译家文洁若女士的赞赏。

《女富翁的遗产》是当代日本推理作家高木彬光的杰作之一。全书通过一封来信，向读者揭示了当前日本社会自私贪婪、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本质。围绕着女富翁的财产，发生了一系列极其错综复杂的杀人案件，侦探墨野隼人凭着他的敏锐、机智，拨开迷雾，使案件真相大白，原来凶手竟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人物。

中国和日本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过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却不幸发生过战争。今后两国如何和平共处，继续友好，这是两国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都十分关心的。我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建议，我想，其目的就在提倡各国友好、和平共处，把我们的世界建设得更美好！这期间，加大加深各国彼此的文化交流、包括文学的交流非常重要。施元辉原是从闽东北山村走出来的子弟，被家乡人誉为福安的第一个新中国外交官、第一个文学翻译家、第一个电影出品人。他退休后还投身企业界，创办了文化交流公司，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我希望他不要忘记文学工作，译文集的出版不是终点，而应是新的起点，人们会期待他翻译更多的日本文学作品，帮助中国读者通过文学更多认识地日本；同时也将中国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为日文，帮助日本读者更多认识地中国，继续跟他熟悉的日本友人和作家一道为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做

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2月20日于北京

（张炯是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目 录

一、与墨野隼人的约会	1
二、七十五岁老太婆的不安	10
三、上松三男的预备调查	19
四、令人恐惧的新发现	29
五、第一个嫌疑者	41
六、第二个嫌疑者	48
七、第三个嫌疑者	56
八“四日之内杀死你”	63
九、第一个被害者	70
十、性格畸形的被害者	79
十一、不确切的旁证	88
十二、宫崎俊子之死	100
十三、参加暴力团体的学生	109
十四、“伤女人的心”	116
十五、两种毒药	123
十六、恶魔似的人	130
十七、狂病患者	138

十八、鬼的数数歌	145
十九、第三个被害者	152
二十、第四个被害者	159
二十一、对峙	167
二十二、铁牢	174

一、与墨野隼人的约会

我认识一位神秘的、具有计算机式头脑、机警非凡的名侦探。他名叫墨野隼人。认识他之后，在别人劝说下，我根据他侦破的一桩连续杀人案的内容，写了一部题名《黄金的钥匙》的小说。这一案件是围绕“小栗上野介埋藏的黄金”而展开的。我写的这本小说到现在已过去很长时间了。

我在这里叙述的新案件，是在“黄金的钥匙”一案之后不久发生的。

墨野隼人，他的名字是外国式的。关于他，我只是从自称是墨野的秘书、上松三男的口里得知他是研究企业管理的，这可称得上是一种尖端的职业。因为许多公司为了使企业管理合理，提高效益，要求他提供咨询。除此之外的情况，即使后来我和他的关系变得亲近了，墨野和上松也没有更多的告诉我。

由于墨野不告诉我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所以我如有什么事要和他联系时，只能给上松去电话，由他转告。就是这个上松也经常不在其公寓里。我几次给他打电话，话筒里只传来他那冷淡呆板的录音声：“这里是东京上松三男电话 7295678。我现因事外出。客人可在‘咔’的一声响后说话。”我从来没遇到

过有女人来接电话，上松告诉我，他和妻子已分居，不过我不认为他有情妇和他住在一起。我曾特意查了电话簿，他的电话和姓名、住址是一致的，只是没有标明其职业罢了……

而墨野隄人，最初我在新宿一家名叫“黄昏”的音乐茶座里偶尔认识他时，就直感他是一条光棍。

前面已谈过，墨野从不谈及自己的身世，我只能借助于上松三男的偶尔透露了。据上松说，墨野的母亲原是北欧一个国家的男爵夫人。男爵死后，她改嫁墨野隄人的父亲。就这样，他母亲给他取了一个外国式的名字，然后音译成相应的日本语汉字——隄人。由此可想他那外国名字或许是 roejing 还是什么的。因而这奇怪名字的来历，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了。

他具有非凡的音乐才能，能熟练演奏贝多芬钢琴独奏曲《皇帝》；他还有语言天才，能流利地讲几个国家的语言。我常想，这大概是他那外国母亲遗传给他的吧！

他比我大十来岁，我初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四十五六岁，可是他像外国人一样，皮肤白净，鼻梁高悬，额头宽阔，颇有贵族绅士之风度，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得多。

据上松说，可能他因从小体弱多病，结婚颇晚，婚后又不幸祸从天降，妻子和女儿在一次车祸中死去。

听了这些，我不由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是一个寡妇，有相当多的遗产，又没有孩子负担，所以搬到这座高级公寓来住。我在这里过着一种颇为悠闲自在的生活，以致朋友们给我起了一个雅号“快乐的未亡人”。从最初见到隄人起，我就对他产生了一种有生以来甚至对死去的丈夫也没有过的奇妙感情。

难道我已经深深爱上他了吗？

“是的，一定是的。”

我的朋友以玩笑的口吻说。

有人说，年纪相差十来岁的夫妇也不算少，你们不用等到二月十四日的圣范伦泰节^①了。又有人担心地说，他好像是一铁石心肠的人，不要说吻你，就连他自己的住址和电话也不告诉你，他完全没有诚意呀！他真的对你怀有好感吗？

的确，他给人以一种冷漠的感觉。他那眼睛像黑宝石似的，目光灼灼逼人，即使我这样强的女人，触到那目光，也会产生一种畏缩感觉，甚至说不出话来。在这一方面，比起墨野来，同嗜好烟酒的上松在一起，倒还觉轻松些……

但是，墨野对我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好感，这是我很清楚的。虽然他总是说“我是个讨厌女人的木石之人”，可是他常邀请我到“澳可拉”饭店、帝国饭店、日华楼这样一流饭馆去用餐。他虽然几乎滴酒不沾，饭量也不大，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讲究吃的人，他若对我没有什么特别要求，那就不会多次单独约我到这样的地方来。一个月之后，我按捺不住心中欲火，就约他到银座的“爱情”餐厅吃饭。

“偶尔让我感谢您一次吧！”我邀请道，他很直率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宛如一步登上通往幸福天堂的阶梯。我想，他不会不知道我邀请他到这个餐厅来的含意吧！赴约之前，我做了精心的化妆，浑身洒上最名贵的香水“夜间飞行”。我还打算在吃饭时，打开名贵的大瓶“洛扎”葡萄酒，喝完之后，定要他把我送到我的住处……

但是，事情并不像我期望的那样。差十分六点，我们先在餐厅旁一家名叫“琥珀”的吃茶店小憩。墨野两眼充血通红，

① 圣范伦泰节：男女订婚的节日。

眼圈下面发黑，似乎相当疲劳。

“怎么，您身体欠佳吗？”

现在我担心的莫过于他的身体，于是这样问他。可是他摇摇头道：“身体倒没什么，只是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有个报告必须在明日清晨之前写完。为写这份报告，这两天来我只睡了三个钟头……干我们这种事业，要是没事干时，闲得不知如何是好，可是有时竟然忙成这个样子。”说着他扫视了一下手表，轻轻地低下头说：“因而今晚我只能奉陪您到九点了，我回去还要通宵加班呢。您特地邀请我，我却不能奉陪到底，实在抱歉之至。”

我感到失望，不过我想还有好几个钟头呢。再说来日方长，我们以后机会还多呢！

“要致歉意的该是我哩！您那么忙，我却把您叫出来，实在对不起。”墨野放心地微笑了，像女人似的，他左颊浮起一个笑靥。平常隐藏在严厉下面的温和，在这样的时候表现出来，富有更大的魅力。

“哪里，哪里，我一个人也得花时间吃饭呀……托您的关照，我或许还能在这将近三个钟头里得到休息呢！”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爱情”餐厅二层，坐在窗旁了。

我决定用小瓶的“洛扎”。因为即使这样，我也不能喝醉呀！墨野选了前菜：圆葱汤、冷盘龙虾。

我们用葡萄酒干杯，据上松说墨野是滴酒不进的，可墨野说他今天能够陪我喝一杯啤酒、一杯葡萄酒，是由于长时间训练的结果……

“在日本不会喝酒算不了什么，可是一到外国就不好办了。”他呷了一口葡萄酒，放下杯子时，以自嘲的口吻道。

“当然也因地制宜。在欧洲，城市里的普通自来水是硬水，

一喝就可尝到那种苦涩味道，而且对身体很不好，所以那里即便是午餐时也要用一小瓶葡萄酒或啤酒代替茶水作为一般饮料。工厂里的工人也是这样。可是我本人，就像今晚这样吃饭时非订瓶矿泉水不可，其价格比葡萄酒和啤酒还贵，似乎不值得。其实在日本只要叫一声招待员就会给你端来一杯不花钱的普通水，这在欧洲人看来是多么幸福的事呀！”说着，墨野真的拿过水杯来。

“您大概多次去过欧洲吧？您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什么地方呢？”我这样问他时，心里在期待着他能告诉我一些我还听惯的北欧国家的地名，他多次去过欧洲，又能熟练运用几国文字，那么一定访问过他亡母的故乡吧！要是能把话题转到这上面，或许能从中了解到一些有关他谜一般的过去经历。

“是呀！……不管怎么说，欧洲是一个具有古老历史和文化的陆地，无论在哪个小城市，你都能看到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迹和风光。譬如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日本旅游团体大都把它当作欧洲的乡下，不列入观光路线之内。然而这里的森林，确实是一奇观，连巴黎的布朗勒森林也望尘莫及……森林面积辽阔，足可容纳东京二十三个区。从城市中心乘车二十分钟即可进入大森林起点。拿破仑的最后战场滑铁卢离布鲁塞尔仅有一个小时的行程，那里是一个大牧场，大道两侧大半是茂密苍郁的大森林，其间散落着由几座古代王公贵族别墅改建的豪华餐厅。三年前的除夕，我在其中一家餐厅吃过饭，因是送旧迎新之夜，那里提供的奇饌佳肴极为丰盛。

“记得第一道菜是一片精细的鹅肝，之后是大海龟肉汤、沙野猪肉、用当地野菜做的色拉、特制的餐后点心……那种美餐，我真想再次品尝。”

“问句失礼的话，那，那顿饭您花了多少钱？”我产生了一

种微妙的好奇心。

“我们是四个人用餐。我、一个日本朋友、一对比利时人夫妇，花了将近四万日元。大部分钱花在那瓶极为昂贵的高级葡萄酒上。我只呷了一口……而菜肴倒还便宜，才九百比利时法朗，折成日元不过六千日元多一点。”

“在日本，像这样的几道菜，至少要花一万日元以上……因而那里除了水外，要是别的东西也如此便宜，那还是蛮可生活下去的了！”

“嗯！也有例外。譬如那里也卖日本的‘哈伊拉伊托’香烟。我不会吸烟，但问了价格。在日本卖八十日元一包的普通的‘哈伊拉伊托’，那里要卖二百一十日元。可是别的烟，如‘拉契思托拉伊克’的价格和日本一样，也是一百七十日元。因此像上松君这样的烟鬼也抽得起。肉比日本便宜。唉，元旦那天，那个日本朋友请我去吃午饭，当他端出日本盖饭和青鱼子时，我大吃一惊。我对这位长期侨居比利时的朋友说，这青鱼子在日本被称为‘黄色的宝石’，是名贵佳肴，他好像还不理解。我是男人，不能对所有东西的价格逐一对比。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价格，好像要比日本便宜一位数。当时我听说，从布鲁塞尔中心乘车约二十分钟远的地方，有人出售一幢像城堡似的大住宅，据说有三十几个房间和一个三千坪^①左右的庭园，其价格折合日元不过将近二千万日元……”

墨野叹了口气。老实说，听了他的话我也很吃惊。

“人家首都郊外，还留下偌大森林，供人游赏呢！……可是我们日本最近地价暴涨。难得我死去的丈夫留给我一些土地，

① 坪：土地的面积单位，一坪约等于 3.3 平方米。

可是最近有位朋友要买我的土地盖房时，我却感到害怕。”

墨野脸上浮现出一种既非微笑又非苦笑的复杂表情。

“这一点，我和您同感。我死去的父亲也给我留下大片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卖了，即使没有别的收入，似乎也能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但是，我这个不善理财而爱花钱的人，也不愿把土地卖掉。因为我总觉得土地是国家的，不能看成是私有财产……”

墨野的话在我内心里掀起一阵骚动。我并不是为墨野拥有大宗财产，可以游手好闲，舒舒服服地生活——如果愿意的话——而感到高兴。而是由于有一种想法在撞击着我的心房：即便是二十来岁的男子，在向自己钟情的女子求婚之前，据说出于礼貌，也要将自己的职业、收入告诉对方。墨野是不是将向我求婚呢？

当然，他是一个极有理性的人，甚至自称不喜欢女人，他也的确从未在我面前感情冲动过。况且，他又是一个家庭，或说是婚姻生活遭到不幸的、中年即将结束的男人，因而表达热情远远比不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这样，我也感到我已经往楼上登高了一层阶梯了！

下次机会，一定——我心中暗自发誓道。

就在这时，墨野脸上稍露异样神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情不自禁地回过头，一个女人正走进来。墨野像被磁石吸引似的，向她走过去。

她看起来比我年轻，三十岁左右，身穿一套浅茶色西服，敞开的胸前垂着一条黄色项链。她个子不高，体态丰盈，浑圆的脸庞嵌着一双过大的眼睛。我也有一个这么大眼睛的女友，她的丈夫骨瘦如柴，平常老生病，因此背后有人说那女人是一台全自动的绞肉机。

墨野走到那女人身旁，和她小声谈着。当然在这里偶尔遇到认识的人，也不足为奇。可是我心中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酸溜溜的感情。

那女人走到离我们桌子相当远的位置坐下了。墨野马上走回来道：“失礼了！她叫宫崎俊子，是一个朋友的妻子。”

墨野解释道。但我疑虑满腹。也许过于神经过敏，我总觉得他话中夹谎。

当然，名字不会是假的。我认为其中的谎言可能就是“一个朋友的妻子”这句极为普通的话。如果他直截了当地说出她的职业：新剧的演员呀，弹钢琴的呀，还是酒吧间聘任的女经理等等，我或许不会产生什么疑心的。从墨野的性格看，他不会干出和酒吧间老板娘女招待发生特殊关系的事来……

我心里直嘀咕：墨野和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墨野的神态好像发生了变化，就像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其担心的事似的变得缄默不语了。那杯最初只呷了一口的葡萄酒，不知什么时候喝干了。

好不容易的一次愉快约会被搅散了。

本来是美味的龙虾，现在吃起来就像是在冰箱里了放一夜的饭团，毫无味道了。

餐后，墨野以道歉的口气说：“实在对不起，我想起刚才谈到的报告中有重大差错之处，当然不需要重新再写，但得花时间修改，现在只得失陪了……”

他这些话显得不自然，使我觉得纯属借口。我本想直截了当问他“您现在大概要和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吧？”但我竭力忍住了。在这种时刻，给他一个争风吃醋的印象，一切都可能付诸东流呀！

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回公寓。